

〔加〕玛格丽特·布菲著
傅敬民等译

警告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百家出版社



警 示

[加] 玛格丽特·布菲 ● 傅敬民 董 杰 李文佳 ●

百 家 出 版 社

The Warnings © 1989 Margaret Buffie

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Kids Can Press Ltd., Toronto, Canada

本书版权由博达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帮助取得
所有权利保留。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9 - 2004 - 281

丛 书 名 惊悚视线丛书

书 名 警示

著 者 [加] 玛格丽特·布菲

丛书主编 傅敬民

译 者 傅敬民 董 杰 李文佳

出 品 人 丁国联

丛书策划 姜逸青

责任编辑 金长蔚

封面绘图 郦 欢

装帧设计 梁业礼

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(www.shwenyi.com)

百家出版社(200032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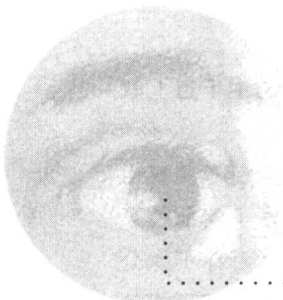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640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3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703 - 377 - 0/I · 58

定 价 19.00 元



第一章

十月的一天，父亲开车送我到艾琳姑婆家门前。我预感到，等待我的将会是苦痛难捱的几个月。只消看一眼那栋房子，就知道这是注定的了。我的两只旧行李箱刚从卡车上扔到潮湿的马路路上，我就感到一扇大门在我眼前渐渐关闭。我还想看一眼父亲的脸，可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父亲的卡车有 18 个轮子。他高高地坐在车里，头上那顶皱巴巴的网球帽遮掩不住他双眸间流露出的哀伤。我觉得那不是装出来的，至少不全是。可是，我知道他也不会改变主意了。我觉得他打心底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不用再替我操心了。他自由了。我仰头看着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不再想和他吵，也不想再求他。我什么都不想做。让他走吧，去做他想做的事吧。如果那样能让他心存愧疚，那再好也不过了。

“真的不用我陪你走进去吗？”透过迷蒙的细雨，他俯视着我问道。



我耸耸肩：“何必麻烦你呢？赶紧走吧，去诺威尔的主干道上耽搁可不好。”

于是，车身传来低沉的轰隆声，发动机嘶嘶地出着气，车尾冒出一团黑烟，卡车朝前移动了一下。父亲皱着眉头，把帽子朝前拉了一把，用手抹抹嘴说：“好了，雷切尔，我也明白，这样做对你不太公平，但你要知道我别无选择。我很快就会回来，回来时你都可能还没转过弯来呢。但我相信，我们之间将会出现一些转机的。”

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。我知道他绝非别无选择才做出这样的安排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相信他是否还会回来，我又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。母亲乔安娜也曾向我如此信誓旦旦，可是，几个月过去了，我一直没见她的影儿。

“哼，得了。”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。他为啥还不启程开路？他就是想一走了之，不是吗？一阵风从树顶掠过，车篷上滴落几点雨滴。“你赶紧开路吧。”

“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。”听起来，他不是在我劝说，倒是在试图想说服自己，“你也走吧，宝贝。否则可要淋湿了。一有机会我就会打电话给你的。我也真的要走了。”

他抬起那只搭在车窗上的胳膊，向我挥了挥。一阵隆隆声后，卡车稳稳地开动了。沿路积水四溅。车子开到街头，亮了一下左转的方向灯就在街角拐弯开走了。

“你真的该走了。好好开溜吧，老爸。”我喃喃自语，“这下可好，雷切尔，父母双双弃你而去，落得无家可归。对一个独生子也许还不算糟。我可以自力更生，毕竟父母并不总靠得住。”

眼下我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那栋高大的房子。艾琳姑婆来

我们农场做过客，那时她把这房子描绘得很是气派。现在看来，即使它当年的确风光过，现在也已风华不再了。这破房子通体用砖石堆砌而成，砖头泛着猪肝色的红光，似乎碰一下就会碎掉。满目枯槁的庭院四周圈着树篱，院内杂草丛生。房子周围种着橡树，树枝盘错纠结，伸向阴霾的天空。“埃姆街的噩梦”恍然呈现在眼前。

房子外墙上爬满了甘草之类的蔓藤植物，无叶的藤条孤零零地维系起整栋房子。宽敞的走廊从房子前面蜿蜒而过，然后拐向房子的另一侧。雨水顺着屋檐淌到台阶上。在我的周围弥散着叶子潮湿的腐烂气味。

“好家伙，简直就是恐怖。”我把帽子拉了拉挡住视线，不想再看到什么其他恐怖的东西，“也不知道德拉柯拉伯爵是否知道这个鬼地方。”

有时开开心心能调节气氛，有时却办不到。我向那榆树掩映的房子走去。突然，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我渴望辽阔的草原，无垠的天空，这一切曾经那般熟悉！而这里，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只能看见碎片般的天空。在这样的地方，我如何过冬？到处都是房子，到处可以看到红灯和“禁止通行”的牌子。狂奔也好，飞车也好，去哪里能让我躲避这一切？

我离房子越走越近。橡树迎风摇摆，隔着雨帘子望去，那儿越发显得阴森高耸。一团黑影在阁楼上飘移不定。是橡树的影子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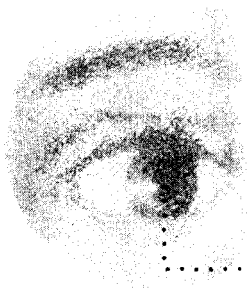
我甩甩头，紧闭双眼。别这样，放过我吧！让我在这儿过上一段太平日子！我已经受够了不可思议的预感和噩兆。而且最近还变本加厉。有时我就好像用手拽着绷紧的神经四处游走，一方面生怕太用力一把将它捏碎，另一方面又恐一不小心将它弄丢。我睁开



眼怔怔地望着屋子，觉得有人也在屋子里这么看着我，看得我直发毛。我伸手摸索着物件藉以支撑，碰到行李箱的把手时，便死死握住。

“真蠢！”我一下子回过神来，“我又在胡思乱想了。不能这样！这栋破烂房子可吓不了我！住在里面的老太婆也别想吓到我！”我对着路边堆起的落叶一脚踹过去，却弄痛了自己的脚，“噉，噉！真可恶，太可恶了！我现在就进去，如果那里不合我意的话，我就走。我真的会那样做，掉头就走！”

大话一句！我身上仅有刚才父亲给的一点点钱。他说其他的钱都交给艾琳姑婆帮我保管了。16 美元 12 美分能让我去哪儿？我噉噉地跑上阶梯，使劲按门铃，按个不停。一周，我就住一周。“然后怎么办呢？”有个声音轻声问道。“到时再说吧。”我自己回答道。更是大话一句！



第二章

从房间里远远传来了一阵嘈杂之声。我等在门外，脚丫子在球鞋里蹭来蹭去，挤弄着脚丫子间冷冰冰的水，以便使自己能打起精神。她跑哪儿去了？外面可是天寒地冻的。我刚要再按门铃时，门开了一条狭缝，露出一双鼓鼓的眼睛，那双眼睛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眨巴了几下，又消失了。

显然，这个人不是艾琳姑婆。门开大了一个口子，这一次，除了鼓鼓的眼睛之外，我还看到了张哆嗦个不停的紫红色的嘴巴，那嘴开口道：“我要两块，宝贝。给我来榛仁的。”

“两块？”榛仁？怎么回事？是在和我说话吗？我朝后看了一眼，整条走廊上除了我空无一人。

“对，要两块半磅重的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而且里面一定要有榛仁，这玩意儿现在一年比一年卖得便宜了。”

“你瞧，我不是——”

“看你大包小包的样子，我想一定有不少巧克力要卖的了。好



吧，我就买三块。我挺爱吃巧克力的。”

这会儿我才恍然大悟，那双眼睛和那张嘴把我看成是替学校推销巧克力的了。“瞧，我可不是来卖东西的，我是雷切尔·麦考，艾琳·麦考的侄孙女。艾琳她不是住这儿吗？这里是坎布里大街 135 号吗？”

我满心希望父亲认错路了，或许艾琳姑婆住在后一条街上，一栋别致的白色小房子里。可实际上运气不佳。门开得更大了。来开门的胖女人身高足有五英尺，腰身也差不多这尺寸。她身上的紫色长衣既像便服又像罩衫，拖到脚跟，随风摆动，下面露出一双紫色的拖鞋。胖成这副德行，竟然还站得起来。看上去我只消用小指那么轻轻地一戳，她就完完。

“你就是雷切尔？我的天！”她欢叫一声，粉红色的鬈发一颤一颤的，“我怎么就忘了呢？哦，太不应该了！唉，等一下，你应该下个礼拜才到这儿的，对吗？”

我耸耸肩回答：“本来是是的，但我爸今天到 B. C. 去送货，所以我就提前来了。昨晚他和艾琳姑婆通过电话了，我不过提前一周罢了。”

“她可没提过这事儿，她提过你今天来吗？我们真得好好教训教训那个糊涂的艾琳。她老是什么事儿都把我们蒙在鼓里，结果弄得我们手忙脚乱。好了，别在意那么多了，快些进屋吧。”

这个胖女人似乎很清楚我是谁，但她究竟是谁？难道艾琳不是一个人住这儿？

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自我介绍道：“亲爱的，我是米茨，米茨·杜比斯。以前在红河马戏团待过。”说完，她探出身子环顾整条

街道，接着抓住我的胳膊，拉我进屋，“我的天，我们可是整天都盼着你来呢！”

她用好几把锃亮的锁将门反锁上，然后才带我走进昏暗的大厅。要是我想溜出去的话，这些锁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环顾大厅，发现有一面墙上贴满了褐色的墙纸，虽然已经水渍斑驳，却挂着一长溜泛着黑光的油画。另外一面墙上搭着楼梯，楼梯下隐隐约约有一扇黑色的圆顶门，想必是关满了毛茸茸的蜘蛛的碗橱。这破地方尽是一股霉味。

“你也住这里？”我问她，满心希望她会说“不”。和一个老太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已经够我受的了，更别说两个。

米茨正想开口回答，楼上传来轻飘飘、干巴巴的声音。循声望去，二楼楼道栏杆上探出来一个头发蓬乱的脑壳。他咧着嘴，露出两排长长的黄牙。那人颧骨凸出，双颊深陷。我往后缩了一步。却又一只瘦骨嶙峋的长臂向我们挥舞。

“淘气的艾琳没向你提起过我和米茨？”他问道，“那也没关系，反正你现在已见到我们这对怪夫妻了。”

突然，他身子往前一倾，在空中扑腾了几下，然后从楼梯上滚落下来。“天啊！快叫救护车！”我扔下行李箱，大叫着冲过去，“即使不死，他也肯定骨折了！”

可是大厅里没有一丝动静。我听不到气喘吁吁的声音和女人的惊叫声，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。我疑惑地转过头，只见米茨正在剥太妃糖。我就这么看着她把糖一口塞进油腻腻的嘴里。

“得了，路德，别玩这一套了。”她边嚼边含糊不清地说，“你吓着她了，你这个蠢蛋！”

我转过身茫然地瞧着路德。

“嘻！嘻！”他格格大笑起来，坐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，说：“亲爱的米茨，我这招还挺管用的，还能唬住别人！”

我看看他又看看她，最后视线落到上了锁的大门上，心中揣测不定：这帮人到底是谁？脑子都有毛病吧？艾琳姑婆在哪儿呀？她看管这群疯子吗？难道这儿是为神志不清的退休老人专设的医院？有那么会儿我觉得挺有意思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倒是来对地方了。尽管这两个人看上去有些痴痴癫癫，但我敢打赌，他们不可能像我那样看到或者听到虚无缥缈的东西。一家精神病院，好家伙。我挺直腰板，双手叉腰，对路德怒目而视。管它是不是精神病院，我可不想忍受这些老头老太在我面前胡说八道。

“你们想怎么着？”我提高嗓门厉声问道。

“小女孩，吓得尿裤子了吧？”他又咧开嘴，骇人的长牙差不多遮住了下半张脸。他朝我这边挪了挪，盯着我的脸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和我们想像中的不太一样，有点僵头僵脑的。是吧，米茨？不过那也算不上缺点。满脑袋的红头发也挺好。说实话，我们正需要你呢。你讲呢，米茨？”

我压根儿听不懂他在叽叽歪歪地说些什么，也闹不明白他怎么就咧着嘴笑个没完。看来这家伙已经病入膏肓了。

米茨又往嘴里塞了一粒糖，咂咂嘴开口说：“来吧，雷切尔，既然路德在这里闹个没完，那我们这就找你姑婆去。”然后，她递给我一把太妃糖，可我谢绝了，“真的不要？不是被路德吓坏了吧？我们大伙儿几乎都被他这样吓过，要知道，他以前也是马戏团的。他很可恶吧？路德，你真让人讨厌！”她伸出胖嘟嘟的手，把太妃糖向他扔

去，落得满地都是。

“好了，那我们晚饭时见。现在我要处理些重要文件。”说着，他最后一次露出那排牙齿，然后两步并作一步地小跑上楼。

“什么重要文件，他上楼是去看最新的斯蒂芬·金的小说。”米茨接着对我说，“孩子，跟我来吧。”

我没提行李箱，这样逃跑起来方便些。我跟着她穿过大厅一直走到底，在一扇紧闭的门前停下。

“听好了，”她压低了嗓门对我说，“进厨房前，我要先告诉你件事儿，可怜的格蕾蒂一定又搞砸了一顿晚饭。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千万别在她面前提起这事儿，一个字都别提。不然，她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，到时我们连顿糟糕的晚饭都吃不成了，听明白了？”我怎么可能明白。“谁是格蕾蒂？我本来以为艾琳姑婆一个人住在这里。”

“你真那么想吗？哦，那敢情好。我们从搬到这里起就没分开过。要找这么个既便宜又好的地方花了我们好几年工夫哪。现在的屋主为了钱，心都黑了，房租高得令人难以置信。要知道，那可是笔大数目啊，我们把所有的家当凑在一起都不够呢！”这话可不那么中听。“原来艾琳姑婆和你们住在一起啊。你，杜比斯先生，还有那个叫格蕾蒂的。没其他人了吧？”

“哦，不止呢！贝斯利先生也住这儿，还有格蕾蒂的孙女也常常跑到这儿住。如果非要问我住多久的话，我说这个没用透顶的笨姑娘来得太勤了。你最好能在这儿帮忙打理打理，别整天好吃懒做。”说着她伸出短短的手指头绕着我的头画圈圈。

这个啰里啰唆的肥婆以为自己是谁，竟然这么把我差来遣去。



我眯起眼睛，不客气地说：“瞧，我很清楚该怎么做，虽然我在农场长大，但我不是住在谷仓里！”我觉得耳根发烫。每当我怒气冲天的时候，耳朵都火辣辣的。

米茨用那根手指碰碰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没事儿吧？别激动，孩子，跟我进去吧。”然后转身推开厨房的门。

本来我没打算进去，但她冲我不断点头微笑，让我觉得再不进去就下不了台了。这真让我恼火。我只好无精打采地踏进厨房。顿时，一股烧焦的肉味和着煮烂的菜味扑面而来。好极了，跟我的心情一样糟糕。

厨房很宽敞，朝院子墙上有一排小窗。透过窗户，可以看到湿漉漉的院子、被雨打湿的树木还有带刺的灌木。厨房角落里的火炉正冒着滚滚浓烟，艾琳姑婆站在缭绕烟雾里拨弄着一旁烤箱里烧红了的炭块。这是一只蓝色烤箱，已经用得脏兮兮了。烟熏得我捂住鼻子喊道：“哦，我的天！”

厨房中间摆了张很大的桌子。有个女人正坐在一旁一边用一条红色的围裙擦眼泪，一边呜咽道：“那炉子不管用。要我做出像样的菜来，非把它弄坏不可。你瞧，就是那堆破铜烂铁。”

米茨对我小声说：“就是最好的炉子对她也是一样没用。”

系红围裙的女人继续哭哭啼啼地说道：“不过，我想烤牛肉应该还能吃。就是放在里面的土豆和胡萝卜不知怎么的都没了。”她嘟囔着，“这下砸锅了，都被我搞砸了。”

“好了，格蕾蒂，没事儿的。”米茨安慰道，“快看谁来了！”

艾琳姑婆抬起头，看到我兴奋地叫起来：“雷切尔，是你！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天色这么晚了，我以为艾伦改了主意不准备送你来了

呢！你们应该打个电话说一声会这么晚才到。”

“好了，艾琳，先别说这些了，毕竟她才到这儿。而且，路德已经对她耍过跳楼的把戏了。”说完，米茨来回扇动厨房的后门，弥漫的浓烟涌向门外。我也想离开这里。

“又是那套玩意儿？那个蠢蛋。”她朝那张桌子努努嘴对我说，“去那边坐一会儿吧，我把这边的东西弄完就过来。”

我照她的话，从桌子底下拉出一把木椅，一屁股坐在系红围裙的古里古怪的小女人的对面。这个古怪的女人和米茨长得截然不同：她个子不高，瘦骨嶙峋。整齐的短发用两支红色的发夹往后夹，没有一根遮住她满是皱纹的脸。她轻声啜泣，把镶嵌着莱茵石的眼镜从头顶摘下架到鼻梁上。她的鼻子长得几乎可以碰到下巴，有点像傻子普狄的大鼻子。她含着泪从镜片后面冲我笑了笑，又抽了下鼻子，像要告诉我秘密。

“我看到你也戴眼镜。”她的嗓音很尖细，“真不错，我指我们都戴眼镜。我戴的这副是30多年前在沃尔伍茨买的，要不就是奥雷特琪买的。我像你这般大的时候开始戴眼镜，到现在不知道换了多少副。天啊，你长着一头红发！”说到这里，她突然停下来大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，“我喜欢这个颜色，看上去挺精神。艾琳，你好像说过还有个人也是红头发来着，是不？我是说……”她神情慌乱地看着艾琳，“呃，我是说红头发漂亮极了。”继而又看着我问，“有人跟你说过我是这儿的厨子吗？”

我在纳闷红头发的事儿，没顾得上回答她。路德也提起过我的红头发。那是出于客套，还是另有原因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打出生那天起，我就讨厌这头发的颜色。

艾琳姑婆赶忙说道：“格蕾蒂，别想那事了，我们照常开饭，我想我能拿出一桌可口的饭菜。我去去就回来。走，雷切尔，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。”
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“不！”格蕾蒂大声叫道。于是我又坐下来。“哦，亲爱的雷切尔，我不是说你，你可以站起来。艾琳亲爱的，我想说，我们说好的，你提供我膳宿，我做管家和厨子。否则我付不起钱，真的付不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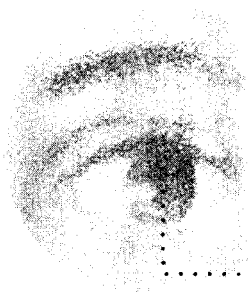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你当时没说你不懂烹饪，一个字儿也没有提过。”米茨一把关上后门，“在去那个阴森的老房子之前，我可一直是个好厨子。我怀念我以前的花园。我不过有些健忘，但会好起来的，我想总会好的……”她含糊不清地叨念着，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，仿佛在寻找迷失在脑中的答案。

“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那我们就一起干吧。我们要用上我上次帮你买的肉汁。”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这次按菜谱上写的一步一步来。”米茨在一旁补充道，“我们不想吃黑糊糊的东西了，也不要吃你做的约克郡的布丁。多做点面包，还有……”

我走出厨房，房门阻隔了米茨的声音。虽然我的思绪混乱，浑身疲惫，外加情绪恶劣，但还是忍不住可怜格蕾蒂。米茨和艾琳干吗那样对她？都把她当成老糊涂似的。也许她是有些糊涂。绝了，真是太绝了，这里住的不是老顽固就是老糊涂。一路货色。

如果什么时候父亲打电话过来，我倒有两件事跟他说说。不过我不会对他隐瞒我的不满。做父亲的竟然把独生女扔在这种鬼地方！



第三章

好了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就是艾琳姑婆跟上次来我们农场时有点不太一样。那时，她可够缠人的，成天围着别人转，就像粘在手上的糖，甩都甩不掉。可是现在，当她领我穿进幽暗的走廊时，却让我联想到时装店里的营业员，那群势利眼，一旦发觉你花不起钱买衣服，就会把你晾在一边，让你傻里傻气地对着衣服干瞪眼。

那年8月，她在农场的所作所为可能只是在装给我父亲看。要不为什么现在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呢？她又不是迫不得已才让我住下。父亲不是说让我搬到温尼伯不是他的主意，而是艾琳姑婆的提议。

要是父亲在对我扯谎呢？想到这里，我立马停下了脚步。要是这一切都是父亲亲手安排的呢？说不定他求艾琳，艾琳才肯留下我，可能更糟，他付寄宿费给她。

我定定地望着她，她穿着结实的老式便鞋，迈着大步走在前头。我觉得胸口堵得慌，恨意油然而生。我恨她的细胳膊细腿，恨她挺

得笔直的腰板，恨她那梳得一丝不苟的花白头发。她整个人就像刷过一层石膏似的，活脱脱一个老巫婆，谁稀罕这种人帮忙？她爬上楼梯。路德就是从那么宽的楼梯上翻下来的。我提起行李箱跟在后面慢吞吞地上楼，前脚还时不时地踹到楼梯板。

走到二楼，走廊昏暗深邃。我诚惶诚恐地朝里张望。走廊上有扇窗，从那儿可以俯瞰整条街道。窗子上沾满污垢，外面淌着雨水。这儿像个垃圾堆！

“我的房间是左边的这间。”艾琳姑婆边走边向我介绍，“格蕾蒂住最后一间。贝斯利先生住那边一间。左边中间的房间是杜比斯夫妇的。右边还剩一间空房，不过用不了多久，就会搬来位新房客，对……”她转身望了一眼黑洞洞的走廊，就像那有个人，正悄无声息地站在我们身后。

好极了。我厌恶地皱起眉，又多了个老头。也许新来的这个能从鼻子里变出硬币。不过我不得不承认，在走过杜比斯房门口时，我特意加快脚步，生怕在转角处撞见路德的狰狞面目，他的脑袋像棒子上的干苹果似的摇晃。

走廊上有道拱门。艾琳姑婆走到那儿停下来，整理腰带，捋顺头发。我却一边盯着墙面上剥落的墙纸，一边拖着沉重的步子。

“请别蹭坏地毯。”她不客气地说，“地毯上的线头已经被磨得不成样子了。接下来的楼梯通往你的房间。”

她走进拱门，转身登上更窄更陡的楼梯。“当然，这幢房子是该好好整修翻新一下。你也瞧见了，这里年久失修。”

这段楼梯上的地毯算得上是这房子里最新的了。只是爬得越高，寒意越浓。